

車禍遇險記

王洸

汽車的適時保養與安全檢查，本是公路機構業務上行政上很重要的工作，汽車在黃昏黑暗時行駛，必須要有燈光，亦是行車規章所明定；汽車的超速行駛，常是肇禍的主因，交通警察更懸為厲禁。可是這些，大家不是漫不經心，忽視了它，就是遲性一時，而故意違反了它，以致公路上車禍，層出不窮，不知喪失了多少生命財產。真是害人害己，令人痛心。所以防範未然，消弭車禍於無形，是為當前公路監理的重要職掌。

抗戰時期，我曾因汽車從業人員忽視汽車保養與安全檢查情事，不幸在川桂公路上慘遭車禍，幾乎喪失了生命，至今思之，還是隱痛在心，創傷在面。特追述往事，以為行車安全而呼籲，同時亦為公路監理工作，重申其重要性。

督造木船遠赴桂林

民國二十八年對日抗戰，進入了艱苦的第二階段，國軍憑藉山地險要據守，軍需民食的運輸，很少再有機會能用鐵路，被封鎖的後方，一滴汽油一滴血，縱有公路可通，亦不能把每年數以百萬噸計的糧食鹽煤等物資，用汽車來運。於

是內地的水道，要盡量利用，老舊的木船，又要借重，一時木船船戶，竟成了天之驕子。

民間的木船不夠，政府決定在後方大量造船，我那時主持交通部長江區航政局，管理水運，奉命督造木船。二十八年九月第一批改良木船，在四川各地下水使用，當時水運添了新生的力量，很受社會上及軍事當局的重視。那時東南海岸被封鎖，當局想在越南和廣州灣另闢途徑，打出兩條通路，以取得海外的物資，除令趕修南（寧）（鎮）（南關）段鐵路外，同時要利用西江和它的上游右江、鬱江等水道，用木船與汽車人力獸力來聯運。我又奉派在柳州設立西江造船處，專造這些河道的木船，雖然是兼領，但每隔三四個月就要去一趟，每次都從重慶乘歐亞航空公司飛機，經桂林轉柳州往來。二十九年九月初，有一次公畢回重慶，本可仍坐飛機，但那時歐亞公司忽而改定辦法，把桂林到重慶一段的票價，作為由香港留定，要收海渝間全程票價，錢加了一倍多，總務組胡組長報告我，我說：「飛機票太貴，還是替公家省些錢，改從川桂公路坐長途汽車回渝。」胡組長勸我：「坐長途汽車太累，路上常出事

，坐飛機要穩快些。」我說：「不見得坐車就出事，決定買汽車票。」想不到，我就在那次坐長途汽車出了事，而且幾乎喪命。

長途車上轟然巨響

九月初的天氣，西南還是吹着熱風，一路到了貴陽無話。第二天從貴陽上車，會見了中國運輸公司柳州區的主任夏劍塵先生，同車相談，頗不寂寞。在扎佐遇了警報，中午到基江車壞了，修不好，臨時換了一部老爺車替班，既無車燈，又乏喇叭。綦渝間路途不遠，主事者以為下午三四點鐘到海棠溪，天還不黑，車不致發生問題。不料到了一品場停車檢查，一個學生帶了許多越南風景照片，引起檢查人員注意，盤問了兩小時才放行。司機想在黃昏前，趕到海棠溪，拚命的開快車，夏先生坐在第二排靠窗的一座，到了土橋，他先下車，讓我坐在他的位置，可比後面透風些。車繼續疾行，在夜色蒼茫中，我睜極閉目欲睡，不多時只聽得轟然一聲，以後的事情全然不知了。

我像在熟睡中醒來，只聽見有人叫「道之」

！「道之」！聲音很熟，但是看不見人，原來我的頭連眼睛統統包紮了。後來問他是不是一位中」，他說：「是的，我方才經過此地，看你遇險，特來救你」他指揮別人把我抱上他的小汽車，折返海棠溪，陪我坐滑竿，一直到南岸野貓溪山上的仁濟醫院。「位中」就是那時重慶公共汽車管理處處長黃壽嵩兄的號，很負時譽，路上他告我，坐的汽車和復興公司運桐油的大卡車，在海棠溪四公里處相撞，全車撞散，兩人受傷，惟我最重，已死去半點鐘，司機束手無策，同車人把我襯衫制服撕下，包裹頭部，已無生命之憂，現在到醫院去急治。

斜睡在滑竿，只聽得路人說：「那人多可憐，頭打開了」，「那人身上一身血，好怕人」，我那時方覺得一陣心酸，想起了妻子，還在等我到家吃晚飯，想起了局中多少事要我回去處理，想起了廣西造船的事，要向部長報告，想起了胡組長對我的勸告，悲從痛起，不覺血淚交迸了。深夜兩點鐘，完畢了手術，重新包紮了我的頭眼部份，醫生告我，已經取出了打入頭部的玻璃，我急切的問他，會不會失明，他安慰我說，面部雖已毀容，雙目不致失明。其實後來我妻告我，醫生們在頭三天中很耽心，只希望能保全我的一目，那是醫生安慰我，而我後來竟未失明，可說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失明邊緣兩度倖存

早上八點鐘，我妻錢懿瑛懷了七個月的身孕，趕到醫院來，嗚咽的說：「昨晚我一夜心驚肉

跳，終於得到了這意外的消息。」她衣不解帶的服侍我三星期才出院，將出院的前兩天，我又發生了一件意外，可使我眼睛再度失明，原來我每日要用蛋白銀點眼，加速消炎消腫，那天藥房小姐，誤配碘酒，護士小姐不察，竟點入我飽受創傷的眼內，我只覺得有一種強烈的刺激，叫聲不好，連忙制止她，立刻沖洗，幸而滴入不多，否則繼續點下，必定瞎眼無疑，真是禍不單行了。我雙目雖未失明，但鼻樑打陷，至今變了相。

所幸玳瑁邊潤，略具彈性，如帶金絲邊鏡，則玻璃直接刺入眼球，雙目決無保全可能，我將永不能見天日了。

交通部張嘉璈部長聽說我因公負傷，很為不安，親到醫院慰問，因為這是人爲的車禍，立刻命令公路運輸總局，召開了行車安全會議，嚴禁無車燈的汽車在公路上行駛，在保養場候修的汽車，此後不准臨時替班，歐亞航空公司桂林到重慶仍舊恢復了區間的票價。而我則因失血過多，至今顯得貧血，仍使我常常感念黃壽嵩兄的義舉，否則不堪設想，不知他現在大陸還安全否？



癒傷，傷受禍車者作文本
。影合人夫與時養休院出